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政法

纪念版

# 托克维尔回忆录

〔法〕托克维尔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政法

纪念版

# 托克维尔回忆录

〔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克维尔回忆录/(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政治、法律、社会学)

ISBN 978-7-100-13214-5

I. ①托… II. ①托… ②董… III. ①法国—近代史—史料—1848 IV. ①K565.4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362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托克维尔回忆录

[法]托克维尔 著

董果良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214-5

---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1 1/4

定价:47.00元

Alexis de Tocqueville

**SOUVENIRS**

Éditions Gallimard

根据法国加利马尔出版社 1964 年版译出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 译者前言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是法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欧洲各国的革命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现代的历史学家研究这段历史时,经常引用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勃朗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和达尼埃尔·斯特恩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共3卷)等书。对于二月革命的回忆和见闻,主要有维克多·雨果的《见闻偶记》、当时奥地利驻法大使馆馆员鲁道夫·阿波尼的日记,以及当时任巴黎督察总监的山岳派科西迪埃尔的《回忆》。现在译出的《托克维尔回忆录》,在这类回忆录中占有尤其重要的地位。关于此书的介绍,请读者阅读本书的《编者导言》,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作为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有他自成一家的看法,但作为政治家,他又不免受到出身和阶级地位的限制。读者只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书对于当时许多人物(比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破仑、阿道夫·梯也尔、路易·勃朗、奥迪隆·巴罗、阿尔方斯·拉马丁、阿尔芒·马拉斯特、弗朗索瓦·维维安,等等)的评述十分尖锐,用语刻薄。我认为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在他死后34年(1893年)才首次刊印出版。这时,上述的人物都已去世了。

《回忆录》涉及的时间,如作者自己所说,仅限于二月革命,而



且只到他辞去外长职务为止,为时只有1年零8个月,但实际上也谈到路易·拿破仑政变(1851年12月2日)。作为回忆录来说,时间似乎短了一些,但我认为它对于研究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思想和活动仍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译文依据的原本是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的第12卷(1964年版)。本卷的编者吕克·莫尼埃对《回忆录》的出版经过和特点作了详细的介绍,省去译者在序言里再啰唆了。

限于译者的水平,错译和误解之处在所难免,惟望读者指正。

董果良 于北京寓所

2003年3月





# 目 录

编者导言	1
------	---

## 第 一 部 分

第一章	[《回忆录》的由来和性质——1848年革命之前时期的概况——这次革命的前兆]	27
第二章	[宴会运动——政府的安全——反对派首领关心的事情——他们对大臣们的指控]	43
第三章	[2月22日动乱——23日的会议——新内阁——迪福尔先生和博蒙先生的感想]	54
第四章	[2月24日——内阁的反抗计划——国民自卫军——贝多将军]	63
第五章	[议会开会——奥尔良公爵夫人——临时政府]	74

## 第 二 部 分

第一章	我对2月24日的原因的判断及对由此产生的事态的看法	95
第二章	2月24日次日的巴黎以及以后几天的情况——新革命的社会主义特点	104



## 目 录

第三章	旧国会议员在作决定时态度暧昧——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反思和我的决心·····	114
第四章	我在芒什省竞选——地方的情况——大选·····	124
第五章	制宪议会第一次会议——这个议会的场面·····	136
第六章	我与拉马丁的关系——拉马丁的犹豫不定·····	149
第七章	1848年5月15日·····	157
第八章	协和的庆典和走向六月事件的道路·····	172
第九章	六月事件·····	183
第十章	六月事件(续)·····	205
第十一章	宪法委员会·····	218

## 第三部分

第一章	归国——内阁成立·····	239
第二章	内阁的面貌——至6月13日造反失败内阁的初期行动·····	251
第三章	国内政治——内阁的内部纷争——内阁面对多数派和总统困难重重·····	268
第四章	外交问题·····	285

## 附 录

一	古·德·博蒙谈2月24日·····	325
二	与巴罗的谈话(1850年10月10日)巴罗谈2月24日·····	330
三	1848年2月24日纪要迪福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为阻止	



---

二月革命所做的努力——梯也尔先生使这些努力不起 作用应负的责任·····	334
四 为 1848 年 6 月至 1849 年 6 月的《回忆录》所写的 笔记(1851 年 4 月)·····	338
五 关于我将要写的《回忆录》部分内容的提要(1851 年 4 月,在归国途中)·····	344
六 1851 年 5 月 15 日我与共和国总统的谈话(我从意大利 回国后与他首次见面)·····	352
七 修改宪法——1851 年 6 月 21 日应我之邀来我家会晤 中贝里耶与我的谈话。我们二人都是宪法修改委员 会委员·····	355
人名索引·····	358



## 编者导言

7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具有双重意义：它是一位既是一出重大历史剧的观众又是其演员的人关于这出历史剧的证言。还没有人像他这样非常动人地描写过法国的 1848 年革命，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这一事件作过十分精湛的评述。因此，《回忆录》使它的作者一举名列 19 世纪的伟大回忆录作者之中。但是，《回忆录》还有另一个理由引起我们重视：这部著作也是托克维尔人格的最明显的表现。《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向严肃的作者，在这里却表现得非常不同，即《回忆录》反映了他一生中尚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政治生涯。

托克维尔当了将近 12 年的政治家，并把他的最充沛精力都用于公务。公务甚至使他没有时间从事写作。他的公务活动始于 1839 年。这年，他在故乡诺曼底省参加众议员竞选，在该省的瓦洛涅区当选。当时他只有 34 岁。但他只担任了一届议员。4 年前，即 1835 年，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七月革命不久，他同友人古斯塔夫·德·博蒙去了美国，在那里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民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1830 年的七月革命，加强了他认为社会必须走向民主的信念。因此，他决定去这个似乎已将民主提出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解决了的伟大国家去亲眼看一看。托克维



尔考察平等给新大陆带来的成果时并没有忘记欧洲，因为汇报其旅行观感的那部书的唯一目的，是叫他的同时代人对这场伟大的民主革命做好思想准备。这部名为《论美国的民主》的著作，取得了公认的辉煌成就，曾多次再版。《论美国的民主》为他在1838年进入人文和政治科学院打开了大门，也使他在1841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于是，他的个人声誉得到同胞的赞同。另一方面，他的名字也可能被一些人诋毁。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这个家族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同诺曼底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一位祖先曾跟随征服者纪尧姆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所以这个家庭在诺曼底地方影响很大，因而可以认为是贵族家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托尔维克的父亲差一点儿上了断头台，是热月9日政变救了他。热月9日复辟期间，他的父亲当过一任省长和一届贵族院议员。因此，在查理十世时当上凡尔赛最高行政法院初审法官的托克维尔，就被认为是贵族，并有正统主义派观点。但是，说他在七月王朝下依靠选民的拥护而获得各种头衔并不完全正确。托克维尔在1837年首次参选失败。2年多之后，他反败为胜。从此以后，瓦洛涅区一直支持他。他一再连续当选，而且票数一直增加，总是领先，直到12月2日政变退出公共生活。

夏尔·德·雷米萨写道：“此人个子不高，也不魁梧，为人和蔼，规规矩矩，但面带病容，只有他那稠密弯曲的棕色头发，能给人以年轻的感觉；他沉默的忧郁表情，在谈话时显得最为清楚。他的面色苍白，使人立即觉得他身体有病，猜测他容易发火和被人嫉妒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切。但他绝非如此。他只是容易被人怀疑，为此经常感到痛苦，但总是能自己消解。因此，他不太爱与人交谈，



绝不无缘无故地反对一切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绝不是搞阴谋诡计或表示革命愤懑的思想。他没有主动去讨好梯也尔和基佐,而这二人认为这是出于他的嫉妒心理。他们也没有去争取他。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在众议院的表现卓越而且态度冷静,只是对议长鲁瓦耶—科拉尔阻止他伸张正义大发其火。他几乎不在心中记仇,所以也不生恨。他想得很多,说得不多,从不打听我们都写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因此,他与同行之间的关系长期冷淡,在评价他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种冷淡自然也使他与我之间几乎完全断绝往来。我们最后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谁也没有为此大吵大闹……他的为人处世简单和缺乏热情,使人觉得他好像生活在与他所在的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他的完全不需求助和缺乏情感,只会损害他的发言效果;他在讲坛上发言的时候总是冷静的;他从不大言不惭,从不恶语伤人。”<sup>①</sup>

亨利希·海涅谈到托克维尔时不无奚落地说:“此人头脑不易冲动,所以他的言辞像是一块有棱有角的冰,发射着某种冷光。但是,他的友人博蒙先生却没有给人以这种感觉,此人感情丰富。尽管如此,我们却经常看到这两位密不可分的友人在旅行、出版著作和众议院中始终合作,给人以相得益彰的印象。一个是严肃的思想家,一个是热情奔放人士,好像是醋瓶与油瓶并排摆放在一起。”<sup>②</sup>

政治给托克维尔带来的失意,大于他从中得到的满意。他在众议院没有取得他想要获得的地位,没有能够发挥他想要发挥的

<sup>①</sup> 夏尔·德·雷米萨:《我一生的回忆》,由夏尔·H. 普塔斯推荐和注释,第4卷,巴黎,普隆出版社,1962年,第45页。

<sup>②</sup> 亨利希·海涅:《德国人与法国人》,巴黎,1868年,第313页。



作用,没有取得他拟议的成功。但他却积极工作。他参与辩论和在会上发言,有些发言后来成为名文。他是一些重要法案的报告人,但他未能立即适应议会工作,或总是感到这项工作不是随心所欲。他很快就指出这一点,揭发有人在这项工作中搞阴谋诡计。对于有人把政治看成出风头的一般手段,公务人员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依靠自吹而轻易实现其原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样的行为有悖他的道德,当然也有悖他的绅士自尊。终于有一天他写道:“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卑鄙行径,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时运不济,害怕失去职位而遭到惨败时所为,就是他们把野心和激情集中于追求权力,不愿意失去权力时所为。他们有一种害怕心理,使他们对权力产生错误的理解,以至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了职位而不顾荣誉。”<sup>①</sup>托克维尔绝不以委曲求全(即使是轻微的)来获得成功。有人强迫他采取这种态度。这便给他带来痛苦,因为这使他辞谢了一切暧昧的好意,远离一切轻而易举得的亲近。托克维尔非常清楚,停于不应停止之处问心有愧。他认为附庸他人是可耻的。他不会奉承恭维。他写道:“不管我遇到什么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没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打动我,都可以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向来认为,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才能出众之士,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但我又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容貌特征。我不断询问这些每天见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后又不断把他们的姓名忘掉;我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不常同他

<sup>①</sup> 《1841年11月30日致斯托费尔的信》,载《未曾发表的作品与通信集》,第1卷,第446页。



们见面,见面时也只是说些客套话。他们在领导大众,所以我尊敬他们,但他们又使我感到非常厌烦。”<sup>①</sup>另一方面,这位信心坚定的人又令人十分感动地、不知疲倦地献身于议会工作。他认为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便竭尽一切力量去从事这一工作。在辩论中,他积极讨论政治问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讨论我不感兴趣的问题时我讨厌;讨论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时我痛心。我认为真理非常金贵和十分罕见,但我一旦发现它,并不爱随便拿来讨论。”<sup>②</sup>因此,他登上讲台时总是忐忑不安。他确实没有口才,他的朋友古斯塔夫·德·博蒙向我们透露说:当他受到一种活跃而深刻的感情控制时,这种感情就会推动他、影响他和控制他。托克维尔不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很弱,没有抑扬顿挫。尤其是他不能放弃他的文人习惯。有一天纳索·西尼尔问他:“你知道你说话时你那作家的态度造成的后果吗?”托克维尔回答说:“是可怕的。我进入众议院后,就试图去掉作家的形象,但没有成功;我知道在这方面做得完美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基佐。”<sup>③</sup>其中有一篇谈话还提到因托克维尔的体力不支而经常中断谈话。托克维尔继续以其需要关心照料的虚弱身体忙碌于官场。在通信中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得11  
得不放弃政治生活,感到自己没有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所需的体力。

在进入众议院后,托克维尔本想深入到极其广泛的政治生活

<sup>①</sup>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页(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下同。——译者)。

<sup>②</sup> 《回忆录》,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第103页。

<sup>③</sup> 《1834年至1859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与纳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和谈话》,辛普森出版社,共两卷,伦敦,1872年。第1卷,第68页。





的中心。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同国家并无实际联系的死气沉沉的封闭的世界,每天都感觉不到有留在这里的必要。

议会上的辩论并不高尚。在辩论中,一些原则性问题经常带有庸俗的私见,而热火朝天的争论都是事先安排的,所以他很快对这种辩论失去兴趣。而在不是因学说的对立而是因个人的好恶而分成的党派之间他是怎样行事的呢?托克维尔心中决定,对于自己必须做的并认为不会有错误的事情绝不动摇不定。他在一次回忆中提到他在路易·菲利浦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的政治生活的苦恼。对七月王朝的最严厉指责,使他确实失去关于这个王朝伟大的思想,希望法国人也放弃这种想法和不再怀有无谓的激情,在继续追求物质财富时爱护他们的自尊心,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和健全自己的斗志。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托克维尔信守的是什么政治原则呢?他属于哪个党派呢?1837年3月22日他写信给英国友人里夫说:“人们都殷切地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党派的人,而我绝不这样。人们叫我振奋激情,而我则只认为,与其振奋激情,不如爱自由和珍惜人的自尊。在我看来,各式各样的统治形式,只能是比较完善地满足人的这种神圣而合法的激情。”<sup>①</sup>

这段思想表白,可以视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的道德抱负的总结。托克维尔为了自由而热爱人的本性。关于他因为没有自由而未能使国家真正伟大、使人真正自尊的想法,并没有被任何人接受。他只要谈到自由就一定提到人的自尊,认为前者

<sup>①</sup> 梅耶编:《托克维尔全集》,第4卷,《英国通信》第一部分,第37页。